

世界集刊

新教育

新教育社第六次國際會議教員訓練
會國際調查團之報告

世界編譯館刊行



MG
G40-06
4

新教育社第六次國際會議，教員訓練會

國際調查團之報告

一九三二，八，十一，

主席：瓦村德士 Dr. G. Watson (美國)

講演人：施乃德博士 Dr. F. Schneider (德國)

瓦村博士(美國科倫比亞大學)

麥克麥利博士 Dr. Ruth Macnurray(文書)

新教育社第六次國際會議(一九三二年七月二十九日至八月十二日)講演錄

主席：這兒我們有教育訓練會國際調查團送來的一份報告。這個報告分做下面的幾段：

新教育社國際調查團之報告



3 1761 4148 3

(一) 施乃得博士做第一個報告，用德文。

(二) 我做第二個報告，用英文。

(三) 本會文書麥女士的報告。

施博士： 剛才主席告訴諸位，我們有三個報告，每個報告各有一些話要說。那並不希奇的，因為我們費了四個下午討論一切比較重要的部份，我們每個人對於牠們相對的價值各有不同的印象。

我可否簡略地敘述這個關於教師訓練的調查團之起源？一九二九年牠成立於歐西諾 (Eisnore)，以後這調查團的會員常時接觸，我很榮幸地在蓬城 (Bonn) 還款待過一些會員們。我們這次在尼斯 (Nice) 的討論，這是根據兩篇『論文』或者說是兩篇報告，由儒格博士 (Dr. Harold Ruge) 和波

得博士(Dr. Boyd)起草，這兩篇報告已經分送給各個會員請求指正。調查團討論過下面的幾個問題；德國教員訓練之改良，特別關於普魯士所已經做了的工作；以及俄國，法國，波蘭和英國的進展。主席瓦村博士整理這些材料提出一些題目來討論。

在已經討論過的一些問題之中，我可否談談我個人認為最重要之點：

(一)教員的訓練問題是今日放在教育家面前最重要的問題，關於這一點已有國際上的同意。從一切考慮所得的很明顯的結果，便是無論你對於教授法，方法，教義，校規，學校組織，或者學校的設備有什麼意見，當一切的一切都討論過以後，還是教員不好的問題最為緊要的，而設備，組織或教義並無關係。

(二)現在所有的文明國家都承認目前給與教員的訓練是不夠的；須有一個較高的標準，一個「教學的」標準。德國業已着手進行。捷克國繼踵而起，英美兩國也有同樣的趨勢。這趨勢的國際化令人抱相當的樂觀。然而我們知道，有些人們，特別是那些頭腦經濟的人們，反對這個趨向。這些人說，「這種訓練太耗費，教員們將因此要求更多的薪俸，」現在我們考慮怎樣節省，而不是打主意怎樣的多用幾文。許多人抱定這個意見而且片面地觀看這個問題，結果很可以產生一個倒退的運動。但是，像這種的國際趨勢。只能暫時被遏制，或在某一國被制止，終久是不能夠被遏制的。

(三)另一個問題便是現在的各種學校教員訓練的制度上之隔閡。這

種隔閡很表現於法國，在法國，將來的初級學校教員和將來的高級學校教員各在很不同的學校受訓練。德國也有同樣的情形。照理這兩種教員應該有合作之必要，然而這種合作是不可能的。這兩部份的教員之不適合自然防礙他們的工作，所以教育家漸漸發見，教育和教授是個整個的性質，假如牠們要完成牠們的目的，必須繼續地雙方並進。我們必須把幼稚園，補習學校，初級或高級學校以至於大學而上，看作一個繼續的程序。所有和這個發展有關係的那些人必須覺到他們對於整個程序的責任，不得計較薪水的區別或訓練時期的長短。

有幾個國家提出趨向於訓練劃一的辦法。在蘇格蘭我們發見一個似乎是理想的辦法，即是：將來的高初級教員同在同一樣的學院裏受訓練，

唯一的區別便是高級學校教員上課的時間長一點，因為他要讀一些特殊的功課。這個辦法有多方面的效果。愛丁堡大學陶莫孫教授 (Godfrey Thom) 告訴我，他們在蘇格蘭只有一個教員聯合會為高初兩級學校的教員而設的，初級學校教員常時擔任高級學校的教授，高級學校教員有時也擔任初級學校的功課。今日許多國家普及的情形——初級學校教員一點不明瞭高級學校的狀況，或者高級學校教員一點不明白初級學校的狀況——却是荒謬。

那種意見已提出調查團。為高初級學校教員之一部份的共同訓練，至少有這種需要。然而調查團裏面，有些人反對這個改革法。約有幾個理由。在德國，語言學會乃是初級學校教員心目中的一個障礙。此外還

有社會的理由，譬如聲望之類。法國和俄國反對教育學，因為他們以為教育學當作兩級教員共同的功課還沒有確切地成立。在目前的爭點未消滅以前，許多的教育學家否認這普遍的訓練是必要的，是可意的。因此我願意提議，讓那些進行的，和信仰這些改革法的教員們先去試驗，並把那些改良的方案介紹給他們本國。

(四)另一個希望便是教員須與實際生活相接觸。有人說過去的教員是在一個真空器裏面訓練出來的，他不與外界相接觸，只從書本上得着知識。現在根據國際的基礎，要使教員和實際的生活——文化的，社會的，和科學的生活——有真正的接觸。在普魯士有訓練學院 (*Pädagogische Akademien*)設法發展所謂『現代社會之研究』；乃是一種新的科學，目的在

觀察現代，對於教員當有絕大的實用。爲達到這個目的起見，有了許多的辦法：遣派去來的教員到高級學校，再到大學，並讓他學習其他的職業，如農，工，商，政府官吏種種。這個工作要好幾年的工夫，或在進訓練學院的時期以前，或者就在訓練學院畢業以後。前幾個星期，普魯士有了這麼一個決議，凡考入大學的學生服務一二年有實際「生活」的經驗者，得有充任教員的優先權。討論與生活接觸的這個問題牽涉到另一個問題：教育的職業是不是一個終身的事業。有人問：「做教員的人，他整個的生活限制在學校裏面，能不能保持擴大的胸襟並且和外界接觸呢？」學校改良家以爲那是不可可能的。所以贊成教員的工作應該偶爾地間斷一下。漫(Thomas Mann)說過教員問題最好的解決法。將是給他更

多的自由，較好的薪金，在幾年以後他可以暫時停止工作，日後再回來教學，有精神而且充滿了新的經驗。這個辦法無異於美國的休假期。

爲增加與生活相接觸的這個要求，在調查團之內，有各種的表現。有人提議政治學應該介紹到訓練學院。當然這並不是爲某一黨派作政治上的宣傳，而是邀請各政黨的代表來發表他們的政見，使學生聆悉各派的意見，想出他們自己的見解。他們才會發見，在多種的意見中，總有共同之點可以使他們團結。假如我們作五十年前的回顧，想到那個時候許多衝突的意見，我們今日不能了解，何以那些意見——我們找出牠們都包涵無數的共同的原素，應該使那些人們團結起來——會使人們分裂。無論如何，我們可以同意，訓練學院的課程，應該包括政治經濟這類

的功課。

(五)另一個趨勢今日是很顯著的，我們可以稱之爲社會觀念的優越。這個趨勢在德國很強大，像克盛斯田奈 (Kerschensatner) 和斯盤加 (Sprung) 這流人主張每個教員應該屬於一種社會的流派，以愛爲主要的原則。他們說，教員不必是科學人物，或宗教人物，或是一個很強的人格，但是他必須實踐一個理想，必須是社會之一流派。

我認爲那是一個太過的見解。從頭說起，假使我們要求每個教員都是如此，我們將發見教員之缺乏，找不着許多的教員。且把一班兒童來說，算牠二十人吧，我們從中找出各種的流派——審美派，宗教派，藝術派種種。讓每個人找一位和他自己脾味相投的教員吧。假如我們只

有一種社會形態的教員，結果學生和教員不能相稱；假如你有多種的形態，各種流派的學生和各種流派的教員可以互相符合。教員方面或許要有一個社會的態度。却不必有一個社會的流派。許多情感深刻的人們常有一個社會的態度，一個朝社會的傾向，能了解別人的感覺與痛苦。所以關於此點，另一個提議便是，未來的初級學校教員，應該到他學生的家庭裏面去，和他們住在一起，或者拜訪他們，這樣才能了解他所要教育的兒童們心理。這樣他才感覺自己担負那個兒童社會發展的責任。我可以簡短的說：假如一個初級學校教員上課的時候，看見一個兒童饑餓，他應該知道飼養這個孩子比給他精神上的食品更爲重要。這位教員必得了解這是他職責的一部份。在普魯士訓練學院的課程編制裏面，有些

特別的安排，介紹這種的態度。

瓦村博士(主席，科命比亞大學師範學院教育教授)：我已經彙集十二個需要答覆的問題，作為我們辯論的一個結束。現在把牠們一個一個地加以討論。

(一)我們要問自己，我們對於教員的選擇是否得當。當我們有較多的教員而設有許多位置的時候，那個問題漸漸地重要。在德國，從五個候選的教員當中只選出一個。他們採用常識與判斷。在這方面必須加以測驗，必須有一切實的測驗，有如軍隊裏面挑選軍官一般。……我很喜歡德國「研究班」的制度，在一學年上半年終了的時候，邀請教員們在

一個爲兒童設立的機關，如孤兒院，養育院，感化院，住五個星期，與兒童們過日常的生活，看看這些教員們是否喜歡那種生活的關係。

(二)我們要問教員的訓練是否前後關照的。施乃德博士已經着重這一點。我覺得我對於學生過去的經驗以及他離開師範學院以後將得的經驗，我對於這方面太少注意。假如我們對於這兩個原素多知道一些，我們對於我們的工作更有成效。

(三)我們教員的訓練是個別化嗎？在美國，我們的學生智慧不同，形態不同，性格不同，家庭的狀況不同，成見不同，工作以及各自爲謀的能力不同，然而總有那麼一種太過的趨勢，把他們作同一的看待，並且希望他們有同等的發展。這是一個違反於我們所教的：我們應該使

我們的教練個別化。

(四)我們的教法是否有充分的課外活動？我們是不是只要多教一些，讓學生只管聽我們講話？我們要不要安排一些活動的計畫，參觀學生的家庭，報告，研究，討論，實習種種呢？我們缺少這種活動，應該把牠放在課程表的裏面。

(五)我們的學生們和生活與社會狀況有足够的接觸嗎？他們知道實際的生活，農間的生活怎樣，旅館的生活怎樣，醫院的生活又怎樣。爲和生產接觸起見，他們應該担任其他的工作：我想這個意思很不錯。他們應該討論，並與各種的生活相熟識。

(六)我們的訓練怎樣才算是根據於一種集中在生活的課程上，而不

是一種專門的課程，我不同意於我的歐洲的同僚們，他們以為初級學校須集中在生活的單位上，但是在高級學校，一個學生可以取擇一種抽象的課程，把他應用於生活之實況。我們美國的學生沒有那樣的能力。他們只會學某種課程，但是並不應用牠們。

我們談到職業化的問題，如教算術和其他的課程一般。我的德國朋友們這樣問：『我們怎樣能使這個課程有用處？而我寧願採取另一個方面，我要問：『我的學生們做什麼，我們怎樣能充實並增長他們的工作』

Continued.....

(七)我們是不是給與學生足夠的實習機會，去認識在其他社會組織教養的兒童？我們給他足夠的實驗，去認識課堂之外的兒童？

(八)我們給了我們的學生適當的眼光看到兒童的以及他們自己的無意識之方面麼？今日我們知道個人們的行爲，因爲被監督着，被控制着，所以表面看去，事事都應該如此，其實是欺騙的；在下層的意識一定有很強的潮流。所以每個教員應該把兒童們和成年們作心理的分析，使他自己不但知道兒童們做些什麼，而且知道他們爲什麼那樣做去。

(九)我們的學生對於教書的觀察得着一種透視力嗎？我喜歡德國的辦法，把教員送進課堂，不尋找兒童的過失，不管窗子是否開放，或課堂如何佈置，只是設法找着全個課堂的意向，使教員和兒童發生關係。

(十)我們的教法是否有足夠的激動力？普通有這麼一種感覺，以爲我們的教員不大思想，又以爲我們給了他們一個哲學，但是不能使他們

做哲學上的思索。我們給了他們一種解決問題的方法，但是那個方法不能作爲比較和批評的基礎，各種的對照，和各種的見解是必要的。

(十一)我們究竟怎樣能發展教員的整個人格？我們不僅要想到他的智力生活，也要顧到他的藝術生活，他的遊戲時間，他的愛情生活。蕭(Shaw)曾寫過，每個教員應該結婚，有幾個孩子。他所要的乃是完滿的生活，這個生活應該作爲培養教員的一個條件。

(十二)我們是不是師資的表率？訓練教員的人們向那種活動的生活，社會的生活——爲我們希望未來的教員去發展的——有充分地發展沒有？

主席：本會文書麥克麥利博士，她對於調查團的工作，比任何人還

要負責，比任何人還要勞苦功高，現在她來報告。

麥克麥利博士：大約兩年以前，我們開始調查團的工作，那時，恩索夫人 (Mrs. Ensoy)，格萊斯哥大學波得博士 (Dr. Boyd) 科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亞力山大博士 (Dr. Thomas Alexander) 和我自己聚在一處，討論怎樣好替這個調查團準備一個計劃，便利於調查團的會員以及全體大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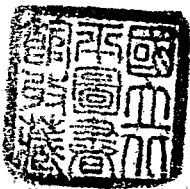
我們那時決定為教員訓練問題起草兩篇文章，代表一個理想計畫的兩種意見。儒格博士 (Dr. H. Rugg) 和波得博士各起草一篇。我們把這兩篇文章送交調查團的各個會員，並且收得他們許多有趣的批評，我們於是把這些意見集會起來湊成一些問題，在調查團開會時作為討論的根據。

我很可惜，在調查團開會的時候，諸位不能出席。有一次我和貝克

博士 (Dr. Becker) 商量，可能召集所有願意到會的會員來開會。假如可以把調查團放在這間房子的中央，讓其他願意旁聽的人們列席，我想我們都覺得彼此有益。我們很嚴重地正在考慮調查團下次的會議——即是，正當新教育社下一次的全體大會——因為我們覺得最好是大家能在一塊兒參加討論。

我們感覺到這個調查團所做的工作只是一個開端。在開會的時候我們沒有時間討論所有的重大問題。但是我們彼此要繼續工作，並且要求那些對於教員訓練感覺興趣的而且正在這方面做進步的工作的人們送材料給我們——這樣，我們能够把牠推敲一番，工作一番，在我們下次的會議裏面，可以詳細地加以討論。

新教育社國際調查團之報告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四月初版

新教育社第六次國際會議教員訓練會國際調查團之報告

編輯者 世界編譯館

刊行者 世界編譯館

印刷所 河北省立第一工廠

發行所 世界編譯館

北平中海福祿居

447110

SKBC
MG
G40-06
4